

国盛证券折戟“HTT” 首季净利暴跌97%

国盛证券2026年一季度业绩引发市场高度关注。4月20日，国盛证券同步披露2025年年报与2026年一季度业绩快报，两份公告在数据方面呈现巨大反差。归母净利润从2025年大增63.05%到2026年一季度暴跌97.91%。对此，国盛证券归因于重仓的HTT股票的市值波动。与此同时，国盛证券拟不进行2025年度利润分配，与业内多家券商大举分红形成鲜明对比。4月21日，国盛证券以跌停收盘，市场的质疑由此可见。有业内人士表示，此次业绩披露暴露了公司前期投资决策的失误和风险管理的滞后性，值得行业警醒。



对子公司的风险隔离机制，资本充足率管理失当，暴露了集团治理的结构性缺陷。

业绩承压的同时，国盛证券的管理层也自2025年出现多项调整。2025年是国盛证券战略转型的重要历史节点。国盛控股吸收合并国盛证券后，母公司正式更名为国盛证券，成为江西省属唯一券商。但整合之后，国盛证券的高管、研发团队人员变动频繁，2025年10月，公司进行董事会换届选举并一次性公布7名高管的聘任情况，但仅半年后便有副总经理离职。2026年3月底，国盛证券也启动两名副总经理的公开选聘。此外，国盛证券研究所旗下多位核心分析师也在2026年出走。

针对以上问题，业内专家也给出了相关建议。郭施亮指出，对于自营业务资产配置能力不佳的问题，未来需要进一步强化自营业务，增强风险控制管理能力，通过分散配置降低单一或集中投资的风险。

田利辉则指出，中小券商正面临“三重挤压”：头部券商的降维打击、互联网平台的跨界蚕食、监管趋严的合规成本攀升。对国盛证券而言，破局的关键在于定位重构：立足江西“有色金属+新能源”产业带，可以考虑打造“产业证券”特色模式，将区域资源优势转化为专业壁垒。展望未来，机会在于区域经济升级带来的并购重组浪潮，挑战则是人才梯队与全国性业务的适配难题。战略上可以采取“蜂巢式扩张”，核心业务扎根本土，特色业务辐射周边，创新业务云端布局，实现从区域守成者向细分领域领导者的蜕变。

就未能及时减持的具体原因、后续是否有明确减持计划和时间表以及未来是否会对自营投资策略进行调整等情况，北京商报记者发文采访国盛证券，公司方面回复以公告为准。

北京商报记者 刘宇阳 实习生 王思奕

重仓HTT导致业绩断崖

4月20日，国盛证券发布2025年年报和2026年一季度业绩快报。数据显示，国盛证券2025年归母净利润2.73亿元，同比大增63.05%，但2026年一季度盈利却断崖式下滑，归母净利润仅146.87万元，同比大跌97.91%。

针对此次业绩暴跌，国盛证券在公告中解释，核心原因是子公司本期持有的HTT股票受市值波动影响，导致公司利润总额及净利润大幅减少。截至公告批准报出之日（4月17日），国盛证券持有HTT约1263.62万股，为其第二大股东。

据悉，HTT全称High Templar Tech Limited，即纽交所上市的原中概股趣店（股票代码OD）于2025年12月更名后的主体。该股票自2025年12月8日开始出现断崖式下

跌，股价从4.89美元一路走低至1.94美元，最低时仅有1.88美元。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该股票区间跌幅高达60.33%。年报显示，2025年国盛证券持有HTT产生8301万元公允价值损失。

更值得关注的是，2025年9月，国盛证券曾将趣店股权从长期股权投资转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核算，变更后，该股权被重新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直接进入利润表。这一转换可能进一步成为国盛证券业绩波动的放大器。

南开大学金融学院院长田利辉在采访中表示，当企业判断被投公司基本面发生变化时，通过重新分类可更真实地反映资产流动性风险。此举符合会计准则灵活性要求，却也将资产价格波动直接暴露于利润表，导致业绩呈现高波动性。

“这一转换可能考虑到出售意图的因素，长期投资意愿正在发生变化，或对未来投资标的预期发生变化。”财经评论员郭施亮同样指出，此次转换可能会在短期内造成阵痛，而一次性计提风险之后，也反映出公司的自营业务存在过度集中的投资风险，风控能力有所不足。

值得注意的是，国盛证券早在2025年9月就已公告拟择机出售趣店股票以“规避市场投资风险”，彼时，公告显示，公司全资子公司国盛香港持有趣店股票1267万股。换句话说，明确减持意图长达半年后，持股量却几乎未动。从2025年年报数据来看，HTT也是国盛证券在金融资产投资中唯一重仓布局的个股，风险处置的滞后，使公司在HTT股价猛烈的下跌周期中持续“硬扛”。

公告发布次日，即4月21日，国盛证券开盘持续下跌，随后跌停，截至收盘报13.21元/股，

维持跌停状态。

自营业务实力仍待提升

不仅一季度归母净利润大幅下滑，在2025年实现盈利的国盛证券也宣布不进行年度分红。4月20日，国盛证券公告显示，2025年末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6.53亿元，但合并报表未分配利润为-2.05亿元，差额高达8.58亿元。这意味着，尽管母公司层面“有钱可分”，但因子公司拖累，合并后整体未分配利润仍为负值，不具备分红条件。

田利辉指出，除趣店投资巨亏外，导致上述情况出现或还有三重因素叠加：其一，子公司层面可能计提大额商誉减值；其二，金融资产集中减值引发连锁反应，部分资管计划底层资产质量恶化；其三，会计政策差异导致利润确认时点错配。更为深层的是，母公司缺乏

香港允许代币化产品在二级市场买卖

围绕代币市场，香港出台新的监管框架。4月21日，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香港证监会日前公布新监管框架，允许代币化证监会认可投资产品（以下简称“代币化产品”）在二级市场供香港公众买卖，首批产品预期主要为代币化货币市场基金，后续香港证监会将检视有关产品的运作情况，并适时考虑扩大产品范围。有分析人士指出，香港证监会此时放开代币化产品二级市场买卖，是香港数字资产监管从容许发行走向容许流通的关键一步。

散户可用

香港证监会指出，出台这一新监管框架主要目的在于便利代币化证监会认可的开放式基金，在证监会持牌虚拟资产交易平台上进行二级市场买卖，进一步扩展可供散户使用的受规管交易服务。同时，香港证监会也会按个别情况，考虑容许场外二级市场买卖的安排。

如何通俗理解香港这一新的监管框架？简单来看，就是将货币基金这类传统的低风险理财变成区块链上的数字资产，散户在监管允许的合规平台上可以随时进行便利的买卖交易。

香港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解释道，新举措容许传统证券产品在代币化后，可于夜间和周末进行交易，并透过使用受规管稳定币及代币化存款，促进全天候流动性，从而回应投资者在日益迅速变化和不确定市场环境下的需求。

此前，香港证监会于2023年底首次订明代币化相关监管框架，发布《有关代币化证监会认可投资产品的通告》以及《有关中介机构从事代币化证券相关活动的通告》，截至2026年3月，已有13项代币化产品向香港公众发售，其代币化类别股份的管理资产总值在过去一年增加至约7倍至107亿元。

这一背景下，香港证监会指出，推动全天候二级市场买卖正逢其时，可借此通过受规

管稳定币及代币化存款在有关交易中的潜在使用，进一步推动代币化产品与Web3生态圈的融合。梁凤仪表示，在香港构建数字资产生态圈的进程中，新的监管框架标志着又一重要里程碑，这一全方位综合生态圈将兼具创新性和可扩展性，而且提供健全的投资者保障。

在中国通信工业协会区块链专委会共同主席于佳宁看来，香港证监会此时放开代币化认可投资产品二级市场买卖，是香港数字资产监管从容许发行走向容许流通的关键一步，意义在于把受监管基金产品、持牌虚拟资产交易与未来的受监管稳定币、代币化存款结算体系逐步衔接起来，提升产品流动性、价格发现能力和跨时段交易弹性，同时也为香港建立更完整的链上金融基础设施打开空间。

曼昆律师事务所创始人刘红林指出，过去很多所谓代币化，更多停留在“把一个传统资产做成token”这一阶段，但真正的关键从来不是发出来，而是能不能交易、有没有流动性、能不能和支付结算工具真正衔接。现在香港证监会允许这类产品进入二级市场，且提到受规管稳定币和代币化存款的潜在使用场景，本质上是在尝试把链上资产和链上资金连接起来。

先试点后扩容

近几年来，香港在审慎监管框架下系统构建数字金融生态，包括资产代币化、Web3、稳定币等，持续巩固国际数字金融中心地位。这一过程中，香港金融监管部门强调牌照管理制度，并在发牌过程中设置严格的准入门槛。

在本次代币化产品交易监管上，香港证监会同样指出，为应对代币化开放式基金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尤其是在相关投资组合证券的正常交易时段以外的买卖）的流动性和投资者保障问题，新措施以现有适用于交易所买卖基金和证监会持牌虚拟资产交易平

的运作作为参照。香港证监会特别强调，受规管稳定币指获根据《稳定币条例》所批给的牌照授权发行的法币稳定币。

据悉，香港证监会后续将检视有关产品的运作情况，并会适时考虑扩大产品范围。于佳宁指出，整体来看，香港证监会的做法仍然相当审慎，既强调先在持牌平台框架内推进，也明确会按产品运作情况再考虑是否扩大范围和是否允许个别场外安排，这说明其政策取向仍是先试点、后扩容。

于佳宁提醒称，对散户而言，首先需要确认产品本身是否属于证监会认可产品、交易渠道是否为持牌平台，不能把代币化误读为天然更安全；其次，看清底层资产、申赎机制、流动性安排和夜间周末交易时可能出现的价格偏离，首批若以代币化货币市场基金为主，其风险通常低于高波动数字资产，但并不等于没有流动性和估值风险；最后，代币化可能会引入钱包、托管、智能合约、权限管理和结算衔接等新型操作风险，散户参与时仍应坚持受监管渠道、审慎评估，不宜把技术形式当成收益保证。

刘红林同样强调，不要一看到“代币化”就自动把它理解成币圈概念炒作。哪怕它上了链，底层如果是货币市场基金，它本质上还是基金产品，不会因为套了token的外壳，就突然变成高收益的投机工具。要看清楚自己买到的到底是什么权利，是基金份额的链上映射，还是某个平台内部的交易凭证。如果出现流动性不足、技术故障、平台暂停交易，投资者的退出路径是什么，这些都比“上不上链”更重要。

刘红林认为，后续香港将继续推进关于Web3的数字金融发展，但节奏不会激进，还是会沿着它一贯的思路走：先把牌照、产品、交易平台、托管、结算这些环节逐步衔接起来，再一点点扩大产品范围和应用场景。从产品上看，预计香港会优先发展低波动、标准化、机构更熟悉的代币化产品，比如货币市场基金、债券、部分现金管理类工具。

北京商报记者 廖蒙

借“海选”险企高管加速换血

保险业迎来高管变动潮！4月21日，据北京商报记者不完全统计，年内已有28家保险公司核心岗位发生人事调整，涉及董事长、总经理、主持工作的副总经理等关键职位。

当前保险业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攻坚期，高管团队作为企业战略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其调整速度与方向直接关系到险企的发展质量。高管密集“迎新送旧”，背后既有险企对行业变化的主动战略布局，也折射出部分机构在公司治理、业务转型中面临的深层次挑战，而“海选”式公开招聘、市场化人才引入等新模式，正成为险企打破发展瓶颈、谋求突破的重要抓手。

一直以来，头部险企凭借稳固的市场地位和完善的治理体系，核心管理层变动相对平稳，但其每一次人事调整都备受行业关注。2月14日，平安人寿发布消息称，杨铮退休后返聘任职期满，拟卸任公司董事长、董事等相关职务。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蔡霆代行董事长职责。

与头部险企的平稳调整不同，中小险企由于数量庞大、市场竞争力较弱、股东结构相对灵活，高管变动次数也更多。近期，多家中小险企密集披露核心高管变动信息，如吴干平获批出任国联人寿董事长；长江财险原总经理刘楚斌临近退休离任，该公司市场化选聘总经理一职；华安保险原总经理李云煊因个人原因辞职，目前由蔡政元担任临时负责人；太平科技保险的核心管理层空缺也有所填补，尧姝获批出任太平科技保险副总经理（主持工作）。

综合来看，险企核心高管的变动原因有很多，如大型险企高管更迭或是因到龄退休，或是因集团层面的调整。而中小险企的人事调整，背后逻辑则更为复杂，一方面，部分中小险企面临股东调整，股东话语权的变化直接引发管理层的洗牌，新股东往往会引入符合自身战略布局的管理团队；另一方面，在行业竞争加剧、市场需求多变的背景下，部分中小险企业绩承压，面临规模下滑、盈利困难等问题，不得不通过

调整高管团队，寻求新的发展思路和突破路径。

“中小险企高管密集变动，本质上是行业转型升级压力的集中释放。”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付一夫表示，当前，保险业传统业务模式承压，寿险新单增长乏力、车险竞争加剧，需要高管推动战略转型。同时，部分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股东变动或战略分歧导致管理层调整。此外，数字化、康养等新领域人才储备不足，急需专业人才引领创新。

管理者更替往往伴随着战略布局的修正和业务方向的调整，例如资本运作、产品创新、数字化服务等领域可能迎来新思路。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寄希望于“外脑”破局，成为当下很多险企应对转型压力、谋求发展突破的重要途径。2026年开年以来，市场化“海选”高管的趋势愈发明显，多家险企主动打破内部人才壁垒，相继启动总经理等核心岗位的公开招聘工作，面向行业内外广纳贤才，如国任保险、国联人寿、长江财险等均发布了相关招聘信息，公开选聘总经理。

在付一夫看来，“海选”高管模式有望从三方面帮助险企突破转型瓶颈：一是拓宽人才来源，引入跨行业经验，如科技、医疗背景人才，推动产品和服务创新；二是通过市场化竞争机制选拔更具战略眼光和执行力的专业人才，避免内部选拔的局限性；三是公开透明的选聘过程有助于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增强投资者和消费者信心。

对于险企核心管理层的变动趋势，业内人士预测，未来保险业的人事流动性可能会更高，这是因为保险行业竞争加剧，市场需求不断变化，公司需要不断调整和优化自己的管理团队以适应市场的变化。付一夫预测，未来险企高管团队将呈现两大清晰趋势，一是专业化，具备科技、财务、资产管理等复合背景的高管更受青睐；二是年轻化步伐加快，更多“80后”“90后”将进入核心管理层。

北京商报记者 李秀梅